

佳作丛书

JIA ZUO CONG SHU

第五辑

# 夜航

〔法〕圣埃克絮佩里 著



佳作丛书

第五辑

---

# 夜 航

[法] 圣埃克絮佩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封面图：秦 龙  
封面设计：李吉庆

夜 航  
Ye Hang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8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4}$  插页 2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50

---

ISBN 7-02-000573-X/I·574 定价 1.90 元

## 前 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开拓着人类的文明，有多少过去只在神话故事中出现的幻景，如今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现实。而当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人类智慧的种种成果时，可曾想到每一事业的成功需要开拓者们作出何等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本世纪二十年代，是民用航空事业的开拓时期。当时飞机结构原始，气象情报极不完整，地勤设备简陋，飞行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夜间航行更是需以生命去冒险的创举。《夜航》一书，以诗一般动人的意境描述了一次英勇的夜航，塑造了一位大胆勇敢、豪迈乐观的飞行员和一位力排众议、坚持开辟夜间航线的有胆有识的事业家的形象。小说细腻地描写了飞行员法比安如何在电闪雷鸣的夜空中与气流搏斗；夜航的创导者利维埃在灯火通明的工作室里又如何忐忑不安。一动一静、一暗一明，反差极大的画面交替出现，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法比安没有返回地面，法比安失踪了。同事们的焦虑，法比安的新婚妻子的痛苦，沉重地压在利维埃的心上，使他难过得几乎抬不起头。然而他终于战胜了自己，沉着地继续发出夜航的指令……

《夜航》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1900—1944)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优秀飞行员，曾为开辟国际航线作出卓越贡献。他受过重伤，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仍坚决要求上前线，终于在在一次侦察飞行中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终生从事飞行事业，他的全部文学创作也都与他的飞行体验有关。翱翔太空，俯瞰大地，面临难以预测的种种危险，置身于生死存亡之间，他的心灵受到净化，感情得以升华。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哲人的头脑探索人生，他的作品也因而具有了一种深邃的韵味，一种耐人寻味的意境。特别是他的作品中那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对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的作品为数不多，篇幅也都不长，除《夜航》(1931)外，主要作品还有《南方邮航》(1929)、《人的大地》(1939)、《空军飞行员》(1942)、《一个人质》(1943)、《小王子》(1943)……等。但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上，圣埃克絮佩里已取得一席令人瞩目的地位，他的《夜航》至今仍列为法国青年的必读书目，且在国外广为传诵。

本书除《夜航》外，还收有作者写给成年人读的一部童话体小说《小王子》。小说通过一个虚构的外星人故事，批判了虚荣、野心、骄奢、贪婪……等狭隘的世俗观念，试图唤醒人们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天性和美好的情感，激发人们为寻求人生的真正价值而思考和行动。

编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 目 次

- 夜 航.....汪文漪 何友齐译(1)
- 小王子.....马振聘译(91)

# 夜 航

汪文漪 何友齐 译





---

飞机下，山丘的阴影已经在金黄的暮色中划出了一道道波纹。平原变得明亮起来，夕晖永无穷尽。在这个国家，大地没完没了地反射着金光，而入冬以后，则没完没了地反射着雪光。

从最南端的巴塔戈尼亚送邮件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行员法比安，凭着那些与港湾水面一样的征兆——那种宁谧、那种在平静的云层上泛起的轻微的縠纹——发现了黑夜的临近。他仿佛驶进了一个渺无边际、令人心旷神怡的海轮停泊场。

在这一片宁谧中，他几乎以为自己象个牧羊人似的在悠然漫步。巴塔戈尼亚的牧羊人不慌不忙地从一个羊群走向另一个羊群，他则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他就是这些小城市的牧人。每过两小时，他就遇上其中的一个，有的到河边饮水，有的在平原吃草。

有时在飞过一百公里比大海更荒无人迹的草原后，他遇见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庄，好象带着它所承载的人们，被草地的大浪向后卷去。于是他摆动机翼向这只航船致敬。

“圣胡利安在望，我们十分钟后降落。”

机组报务员向航线上的所有指挥台发出这条消息。

从麦哲伦海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千五百公里的航线上，相似的中途站一个接着一个；但这一个处在夜的边境线上，犹如在非洲，过了最后一个归顺的城镇，便是神秘世界的边境线<sup>①</sup>。

报务员递给飞行员一张纸条：

“雷雨太多，我耳机里充满放电的噪音。你们是否在圣胡利安过夜？”

法比安微笑起来，因为天空宁静得象个养鱼池，而且他们前方的那些中途站都向他们报告：“天晴，无风。”

他回答道：

“我们继续赶路。”

但报务员认为暴风雨正躲在某个角落，就象蛀虫躲在水果里一样；晚上会是好天，可是会变坏的，他可不愿意再飞进这个就要变天的暗夜中去。

当法比安减低速度向圣胡利安降落的时候，他感到了倦意。所有使人们生活甜蜜的东西迎面大了起

---

<sup>①</sup> 归顺的城镇，指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城镇；神秘世界，指殖民主义势力尚未达到的地区。

来：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小咖啡店、他们散步场的树木。他象个征服者，在他的凯旋之夜俯视自己帝国的大地，却发现了人们的平庸的幸福。他想要解甲归田，想要领略身体笨重和四肢痠疼的感觉，这种平庸可怜的生活也自有其无穷的乐趣。他要在这里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向窗外眺望那再也不会活动的景物。哪怕在这个极小的乡镇他也会同意的，经过一番挑拣后，他变得随遇而安，他会喜欢它的。它象爱情似的把人圈住。法比安真想在这里长住，在这里成为永恒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这些他在其中度过一个小时的小乡镇和这些他穿过的古墙环绕的花园仿佛是永恒的，因为它们存在于他的身外。镇子迎着飞机扑来，向他敞开了胸怀。法比安又想到了友谊，想到温柔的少女们，想到亲切的白桌布，想到一切渐渐化入永恒的东西。镇子齐着机翼向后流去，一一展示出它那些大门紧闭的花园的奥秘，它们的院墙也无法保护这种奥秘了。不过，法比安着陆时明白自己除了院墙里几个人缓慢的动作外什么也没看到。这个镇子单靠它的静止就守住了自己情感的秘密，这个镇子拒绝给他温暖，只有放弃飞行才能获得它。

十分钟的停靠时间过去后，法比安又该上路了。

他朝圣胡利安回过头去，这时它已经成了一小撮灯火，渐渐地又变成了几点星光，再过一会儿，又成了

一颗微尘。而这颗微尘在最后一次诱惑了他以后也消失了。

“我看不见仪表盘了，我开灯了。”

他按了按那些电钮，座舱的那些红灯照在指针上，可是在蓝蓝的光线里灯光还那样微弱，连指针都没染上颜色。他把手指放在一只灯泡前面，指头几乎没有变红。

“太早了。”

然而夜色跟一团乌云似的正在上升，已经填平了山谷。山谷和平原已经难以分辨了。村子已是一片灯光，它们灿若群星的光辉互相呼应。而他也用指头使航行灯眨着眼睛，与这些村落呼应。大地布满灯光的呼唤，家家户户面对无垠的黑夜点起自己的星星，就象将灯塔指向大海一样。一切掩盖人类生活的东西闪烁起来了。法比安很欣赏这样的进入黑夜，象进海轮停泊场似的，又慢，又漂亮。

他把头钻进座舱。指针上的镭开始发亮了。飞行员一个一个地检查着数据，很是满意。他发现自己稳稳当地坐在天上。他用指头轻轻触了一下钢铁的翼梁，感到这块金属充满生命，它不是在震颤，而是在生活。发动机的五百匹马力将一阵轻微的战栗传遍机身，使这冰冷的物质变成了天鹅绒般的血肉之躯。他在飞行中没有感到眩晕、陶醉，而是又一次感到了——一个

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神秘工作。

现在一个新的天地形成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以在其中舒适地安顿下来。

他轻轻地敲了敲配电盘，挨个地碰了碰那些开关，动了动身子，更惬意地靠着椅背。他在寻找一个最好的姿势，以便更好地觉察这五吨重的金属被波动的夜托着所作的摆动。然后，他摸索着把救急灯推到合适的位置，丢开它，又找到它，看它是否滑动，而后再丢开它去摸那些操纵杆，准确地抓住它们，训练自己的指头在盲人世界工作。然后，等手指熟练以后，他才打开一盏灯，让座舱饰满精确的仪表，单凭仪表的指引，象跳水一样一头扎进黑夜。然后，由于任何指针都不摆动，都不颤动，都不抖动，陀螺仪、高程计、发动机的运转，全都保持不变，他便伸了一下身子，把脖子靠在座位的皮面上，开始了飞行的沉思遐想，从中品味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希望。

这时，他象个守夜的人，在深夜里发现了，夜，揭示着生活的隐秘：这些呼唤，这些灯光，这种忧虑。这颗黑暗中的普通的星星：一座孤零零的小屋。有一颗星熄灭了，这座房子把它的爱关闭起来了。

要不就是关闭起了它的烦恼。这是一座停止向世界其余部分发信号的房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这些坐在灯前肘弯靠着桌子的农民们；他们不知道，在

这个笼罩着他们的黑夜里，他们的心愿竟能传得那么远。但法比安却发现了这一点，当他来自千里之外并感到滔天大浪正把他那呼吸着的飞机举起来、摔下去的时候；当他穿过十来个风暴，就象穿过战时的国家；当他穿过这些风暴之间月明风清的空隙的时候；当他满怀胜利的心情一个接一个地飞临这些灯火的时候。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仅仅照亮他们简陋的桌子，殊不知在离他们八十公里的远处，已经有人被这灯光的呼唤所感动，似乎他们是在大海的荒岛，绝望地晃动着这盏灯一样。

## 二

这样，巴塔戈尼亚、智利和巴拉圭的三架邮政班机从南部、西部和北部正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正等着它们的邮件，好让去欧洲的飞机在半夜时分出发。

三位飞行员，各自在象驳船般沉重的发动机罩后面，在夜的深处，沉思着他们的飞行。他们将从他们那雷电交加或一碧万顷的天上，向这庞大的都市慢慢地降落，活象一些古怪的农民，从他们的山顶上下来一样。

整个航空网的负责人利维埃，正在布宜诺斯艾里斯的停机坪上来回踱步。他保持着沉默，因为直到三架飞机归来以前，这一天对他来说是够叫人担惊受怕的。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随着一封封电报交到他手里，他才感到从命运那儿夺回了一些什么，缩小了未知数，把他那些机组从黑夜中拉回海岸。

一个工人走近利维埃，通知他无线电站的一条消息：

“智利的邮政班机报告说，他们见到了布宜诺斯艾里斯的灯光。”

“好。”

利维埃不久就能听见这架飞机的声音，黑夜已经送回一架来了。这跟潮起潮落、奥妙无穷的大海一样，她把在波浪中沉浮了那么久的珍宝终于送还了海岸。再过一会儿，就能从她那儿接到另外两架了。

那时候这一天就结束了。那时候那些困乏的机组人员将去睡觉，由精神饱满的机组接替他们。但利维埃却得不到任何休息，又该轮到欧洲的班机使他心神不定了。事情永远如此。永远。这个老斗士惊奇地发现自己第一次感到疲倦。飞机的到达永远不会象那种决定战争胜负并带来一代和平的大胜仗。对他说来，永远只会有已经走出的一步，以及接踵而来的类似的千百步。利维埃觉得自己象是长期以来挺直双臂举着一个重负：一种不得休息、没有希望的努力。“我老

了……”如果他不能从行动<sup>①</sup>本身得到滋养，他就老了。他奇怪自己思索起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来。然而那些一直被她摈斥的生活柔情，忧郁地低语着，又向他涌来：一个失去的海洋<sup>②</sup>。“这一切原来有这么近？……”他发现自己把使人生活舒适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推向了晚年，等他有时间了再说。好象有朝一日真能有时间，好象到了晚年真的会有想象中的悠哉游哉的生活似的。然而安逸并不存在。也许，也没有什么胜利。邮政班机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到达时刻。

利维埃停在勒鲁面前，这个老工长正在干活。他已经干了四十年了，还干得十分带劲。当勒鲁在晚上十点或十二点回家时，他并非回到另一个天地，并非一种躲避。当这人仰起他那呆板的脸时，利维埃对他笑了笑，他指着一根发蓝的钢轴说：“这玩艺儿装得太紧，不过我还是整好了。”利维埃向钢轴俯下身去。利维埃又被这活儿吸引住了。“得告诉车间，这些配件别装得太死。”他用手指摸摸摩擦的痕迹，又对勒鲁打量了一眼。看到这满脸朴素的皱丝，一个奇特的问题来到他嘴边。他微笑了：

“勒鲁，你这辈子为爱情花费过许多精力吗？”

---

① 作者认为“行动”与“幸福”是互相对立的。平庸的“幸福”使人丧失“行动”的意志，应该使人们鄙弃个人“幸福”，超拔于自身之上，因为“行动”能使人从死亡里解脱出来。

② 书中经常出现海洋这个比喻。这里，“失去的海洋”比喻利维埃所摈弃的个人“幸福”。



“哦，爱情！你是知道的，经理先生……”

“你和我一样，从来没工夫。”

“不太多……”

利维埃听着他的话音，想知道这答话有没有辛酸的意味：没有。这人面对自己度过的生命只感到一种平静的满足，就象一个细木匠，刚刨完了一块漂亮的木板：“好了，就这样了。”

“好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利维埃想道。

他摆脱开因劳累引起的那些伤感的念头，向飞机库走去。智利的飞机在吼叫了。

### 三

远处的这个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圆熟、清晰<sup>①</sup>。灯亮了。红色的航标灯勾勒出飞机库、无线电天线站和一块正方形场地来。人们在张灯结彩过节呢。

“在那儿！”

飞机已经在交叉的探照灯光柱里飞行。那么灿烂夺目，跟新的一样。但是当飞机终于停在机库前面，机

---

<sup>①</sup> 原文为 *Il murissait*。比喻飞机的声音象渐渐成熟的水果一样，越来越成形而易于识别。